

第一百五十三面第二行：

【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。心精遺聞。見聞覺知不能分隔。成一圓融清淨寶覺。故我能現眾多妙容。能說無邊祕密神咒。】

上一次給諸位說這是四不思議，這四種不思議比前面的境界更高、更殊勝，這是觀世音菩薩證得圓通以後的境界。這個地方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就是修行的方法，『初獲』之「初」，這個初字就是這章一開端，觀世音菩薩告訴我們他所修學的方法，是「初於聞中」、「反聞聞自性」，用這個辦法。所謂初於聞中，這是就六根裡的一根來說，一根明瞭之後是根根皆然、都一樣。他所修的是耳根圓通，耳根所取的境界就是聲塵，聲塵的境界當然是非常廣大，也是無量無邊。在佛法裡面把它歸納為兩大類，一個是動，我們講的有音聲，有聲就叫做動；另外一種就是無聲，無聲就是靜，靜也是耳根所對的對象。諸位要記住，不要以為聽的有聲音是我聽到了，沒有聲音的時候是我沒有聽到，這個話是笑話，這是錯誤的，沒有聲音是靜的境界，你也聽到了。所以你聽到的一種是有聲、一種是無聲，就是一個是動的境界、一個是靜的境界。這個地方著重在「初」字，實在講初相不可得，為什麼？因為聞性它是不生不滅的，從來就沒有間斷過，初相你到哪裡去找去？這是說真實話，初相不可得。從方便當中我們可以說初相，以往我們是迷在境界裡，從今天起是反聞，這一反就是覺、覺悟了。不知道回頭，隨著境界遷流，愈迷愈深，這才叫做生死。

這個問題是相當的複雜，不是幾句話就能夠把它講清楚的，牽涉到的經論也很多。我們這個講堂確實也是蒙佛菩薩特別的加持，

為什麼？我們不是有心的。不是我在這裡講經，故意配合得那麼好，把這種種經論配合起來的，不是，是湊巧湊上了。我們《起信論》最近就是講的這個問題，講三細六粗，你要是把三細六粗的道理統統明白了，你才曉得怎麼個反聞，這個意思就能體會得到。三細六粗是說，我們真如本性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這個無明是什麼樣的過程變現到我們眼前的境界？現在《大乘起信論》就是講這個道理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本來是覺悟的，本覺本有，本來是覺悟的；現在不覺、現在迷了，什麼原因迷的、幾時迷的，一直迷到今天這個樣子，這是個大問題。

這也是希望諸位對《起信論》要多下一點功夫，《起信論》我們是細講，而且我們有兩種註解供養諸位做參考，希望大家認真的來學習。我們預定的期限是兩年，兩年講不完，講兩年半、三年也無所謂，總而言之，我們要細細的、認真的來討論。

如果你通達《起信論》，一切大乘經就不困難了，《起信論》是一切大乘經的精華、精義，當然它有相當的深度，這是無可置疑的事情。可是我們初學的人也不必害怕，為什麼？我們有時間，我們慢慢來研究。自己有時間可以研究註解，但是註解不可以看雜了，我們跟諸位選的這兩種，這兩種是初學人標準的註解，不要看多、不要看雜了。因為《起信論》的註解很多，差不多有七、八十種註解，不要看雜了，看雜了、看亂了，反而增加困擾。就是依這兩種註子就好，而兩種註子裡我們以慈舟法師的註子為主，看到有疑問的時候再參考日本湯次了榮的註解，就是豐子愷翻譯的，看這個本子，他註得比較細膩一點，兩個本子合起來看，再聽講。如果認真研究的話，我還希望同學們，你們自己最好私下有研究討論會，才會真正有心得。一個星期你們有三、五個同學，最好討論會不超過十個人，像小組的形式，自己有這幾個同參道友，每個禮拜有一

次、二次的時間，來做深入的研究討論，這對大家修學就會有很大的進步。當然對觀世音菩薩這種修行方法你就曉得門路了，你也就會有個概略的認識，自己應該如何修學也就不難。

此地的「初」，在《起信論》裡面講就是「始覺」，四種始覺我們都講過，這是始覺。從前不覺，現在一下覺了，耳根接觸聲塵，這是初覺、始覺。眼見色覺不覺？鼻嗅香、舌嘗味、身對觸塵、意對法塵，一覺一切覺，要懂得這個道理。你會用一根，六根全都會用，這就是「初於聞中」初的意思。「初獲」，獲是他得到，得到什麼？『妙妙聞心』。反聞自性的時候，反聞之聞就是始覺，自性之性也就是本覺，始本合一，不但本覺妙，始覺也妙，本覺是心，始覺也是心，所以叫「妙妙聞心」。這個妙字，一個就是本覺、一個就是始覺，皆妙。現在也許同學們困難的地方就是反聞，反聞怎麼反法？是不是我們的聞性出去之後，得回頭來？這個難懂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舉的見性，「十番顯見」裡頭說得很清楚，我們的見性是不是見到物相然後又回來，是不是？沒有這個道理。這裡面牽涉到唯識的問題，上一次我也跟大家提到過，唯識縱然大家不願意去專門修學它，因為的確太麻煩、太繁瑣，但是唯識說理是比一切經都說得詳細。那個理本來就複雜，所以講起來當然複雜、當然難講，但是唯識的大意我們一定要懂；換句話說，最限低度像《百法》、《五蘊》，《二十頌》、《三十頌》、《規矩頌》，這是要下點功夫去研究的。這個等於說唯識學裡面的常識，不管你學哪一宗、哪一派統統要曉得，這幾門功課可以說是大乘佛法裡面的共同科目，而且是必修的科目，要懂得，懂得這些，說法就方便得多。

所謂反聞就是不用心心所，就是反聞。交光法師在本經給我們提出一個修學的綱領，他叫我們捨識用根。我們曉得，本經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也就是本經精華的一部分，就是「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

章」，就是我們念的這一章，這是全經的精華、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觀世音菩薩提倡的反聞聞自性，交光法師不叫我們反聞聞自性，教我們捨識用根是什麼意思？諸位要曉得，捨識用根就是反聞聞自性。是從哪裡返回來？是從識裡面回來，不用識而用性，用六根的根性就叫做反聞聞自性。因為聞性從來沒有中斷，聞性是真常、常住真心；反聞，實際上就是返回用聞性，反的意思就是不用識，因為在以往我們六根涉境，全用心意識，就是唯識裡面所講的八識五十一心所。我們自己認真的反省，我們在二六時中，見色聞聲是不是都用心意識？觀世音菩薩他高明的地方沒有別的。用心意識，這是用妄心，心攀緣境界，往境界上跑，在境界裡面起貪瞋痴慢。順著意思的，這個「意思」是什麼？意思是妄心。實際上說，八識還不太有大過失，真正作怪的、造業的是心所。六道凡夫，哪個人不是生活在二十六個煩惱心所裡，你在見色聞聲、六根接觸境界的時候，所謂合了你的心意、合了你的意思，你們想想合了你什麼意思？真心裡沒有意思。六祖大師所說的，真心是什麼？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真心裡沒意思。阿賴耶識是只落印象，它也不分別好壞，就像布袋和尚的大口袋一樣，它沒分別心，人家供養什麼往袋子一裝，他看也不看。那個大口袋儘管裝就是，好的也裝、壞的也裝，它不分別。第七識的執著、第六識的分別，可以說都不是心，你說合哪個意思，都沒有。那個意思在什麼地方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心，心是什麼？貪心。誰喜歡？貪心所喜歡。誰討厭？瞋恚心所討厭。

眾生用的心，諸位要曉得，他要是能夠用八識就相當高明了。他不但把真心忘掉、八識也忘掉，他所用的心就是心所。而且在心所裡面，絕大多數都是用煩惱心所，六個根本煩惱、二十個隨煩惱，用這個，把這個東西當作心，所以你的心多！我們昨天在《華嚴

經》裡面所讀到的，連三地菩薩都有這個能力，隨眾生種種心，示現種種身相，所以我們有多少心？無量無邊的心。百法裡面二十六是歸納，展開來，經上講八萬四千煩惱，八萬四千不算多，八萬四千還是綱目，四弘誓願所念的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可見得煩惱是無量無邊無盡的，經裡把它歸納為八萬四千。在解釋的時候，這八萬四千太麻煩，所以再歸納，像《瑜伽師地論》把一切法歸納為六百六十法；天親菩薩怕初學的人受持不了，再歸納為百法，百法裡面煩惱就佔二十六法，一切眾生拿這個東西當作心。世間人常講心猿意馬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因為你的心太多，一會這個心做主、一會那個心做主。貪心所做主，你喜歡了；煩惱心所做主，討厭了，就是這回事情。由此可知，自己對自己都做不了主，這很可憐。

世間最恩愛的是夫妻，談戀愛結婚的時候，貪心所做了主；結婚之後意見不對，貪心所不做主了，換了一個主人，換瞋恚心心所做了主，又要鬧離婚。你問問，誰是你？你要是真正把百法念通了，就曉得沒有我，確實沒有我。《百法論》的宗旨，天親菩薩在一開端就講得很清楚，百法是解釋佛在經裡面所說的「一切法無我」，所以到後面說出「人無我，法無我」，的確我是主宰，你根本沒有主宰。就好像一個國家一樣，有眾多的人民，今天這個做總統，他做了兩年又換一個，你說這個國家哪個是主人？沒有主人。為什麼？他過幾年就要換掉，幾年一換、幾年一換，國家還有定期的，像美國四年換一次。我們的心所剎那剎那之間在那裡換，沒有主宰，內隨著心所奔逸外面六塵的塵境，這種現象就叫生死疲勞，經上常講的。佛看了這種現象稱之為可憐憫者，諸佛菩薩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勸導我們這些迷惑顛倒的眾生回頭，「反」就是回頭，從哪裡回頭？要從那個心所裡回頭，而不是叫我們從塵境裡回頭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從外面境界裡回頭，是對初學人說的，是初級的

佛法。為什麼？因為初級的佛法，外境是勾引我們、來誘惑我們。實際上外境哪裡會誘惑人？不會誘惑你，境界沒有誘惑的能力。你們念念蕩益大師他老人家那篇開示，你就了解，人家說得很清楚，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」，什麼心？就是心所。好醜是你的心所，境界裡沒有，但是你的根對境界的時候，你裡面好醜的心它自然就出來，這是因為你自己沒有定力、你自己不覺，所以這些煩惱心所往境界上奔逸，其實是不是真的向外境奔逸？又不是，諸位讀唯識就了解這個事實。

在初學的時候是禁止，你外面境界愈少接觸愈好。從前的修行人不接觸社會，住在山林之中，世間一切人事他都不過問，心容易清淨。眼不見、耳不聽，心清淨，這是初學的。重不重要？重要，因為初學的目的是在求根本智，所以很重要。我們看這一代的修行人，無論出家、在家不容易成就，原因在哪裡？我們沒有這個階段的訓練。我們今天修學，一開始修學就接觸大眾、就博學多聞，這個事情難！所以往往不管你一生怎麼勤苦用功，你都不能成就。這個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受過基本訓練，沒有在根本智上用過功夫，難在這個地方。這是我們在講席當中也常常跟同修們提起的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因為沒有根本智，決定沒有後得智，博學多聞是後得智。《華嚴經》是個榜樣，你要問善財童子修的是什麼？他修的就是反聞聞自性，他就是修的這個東西。他的根本智是在文殊菩薩會下建立的，善財童子是在文殊會下，就像我們一般從前初出家在叢林寺院裡面修學是一樣的。在那個地方畢業了，所謂畢業就是得到根本智，然後才離開道場、離開老師到社會上去參學。五十三參就是現實的社會，你要問那些善知識在哪裡？那個善知識就代表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少，像我們現在一天到晚接觸的就是五十三參。善財童子接觸大眾的時候，他開智慧，他成佛，功德圓滿；我們接觸這些大

眾，天天生煩惱。接觸大眾心裡不愉快是煩惱，生歡喜心也是煩惱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喜怒哀樂愛惡欲都是煩惱。

參學那叫大修心，修什麼？叫歷事鍊心，在境界裡鍊平等心，實際上就是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兩句話，去鍊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是修這個。佛在《金剛經》上只有八個字兩句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；《華嚴經》裡面，《四十華嚴》前面三卷半是本會，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會，從三卷半往後一直到經的第四十卷完了，就是五十三參，你看看那麼長的經文，學什麼東西？就是學不取於相、如如不動。我們要拿《金剛經》這兩句話，好像做一個文章的題目；《四十華嚴》這四十卷去掉三卷半，還有三十六卷半那就是文章，那就是不取於相、如如不動的註解。那兩句話你要是不懂，你去念《四十華嚴》去，就是那兩句話的註解。理論方法都明白，我們日常生活就是修行，日常生活就是五十三參，這是把佛法的理論方法跟我們實際的生活融成一個，那就是此地講的「妙妙聞心」。根本智是本覺，反聞的聞是始覺，始本不二，善財童子就是修這個，觀世音菩薩也是修這個。

可是話再說回來，特別跟大家強調，沒有根本智，我講得再清楚、你聽得再明白，也是沒用、也是枉然。不是我在此地好像看輕了諸位，不是的，你們自己好好的想想，在日常生活當中從早到晚待人接物，你心裡生不生煩惱？生煩惱就不行。你為什麼會生煩惱？因為你沒有根本智，很簡單的一句話。如果你有根本智，你二六時中待人接物不生煩惱，生智慧，就像善財童子一樣生智慧。那是因為他有根本智，所以人家不生煩惱、智慧增長，智慧天天增長、時時增長，他怎麼不快樂？我們自己修學檢討檢討，一天到晚都在生煩惱，生煩惱的是什麼？我們不是長智慧，我們長的是邪見、長的是無明，天天增長無明、增長邪見，這怎麼得了！這些是事實，

我們讀經不能不曉得。

根本智的培養，在我們今天來講，就好像念書一樣，我們的機緣已經過去了，這在佛法裡等於是小學、初中，我們現在的年齡都過去了。所以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要補習，一方面你在此地修學，聽講大乘法；一方面你還要去惡補，去補你的根本智。根本智怎麼補法？給諸位說，根本智就是修定，定是根本智的體，照就是根本智的用，你不修定怎麼行？什麼叫定？定就是不動心。佛門裡常講「八風吹不動」，給諸位說，八風吹不動那是小定，不是大定，那是入門，還未登堂入室。而我們今天小小的風一吹，就大大的動起來，那有什麼用處？六根在境界上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照；耳朵聽得清清楚楚，這也是覺照，可是不能有分別，更不能有執著。一有分別、一有執著，定沒有了、慧也沒有；了了分明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定慧具足。不分別、不執著是定，了了分明是慧，你要是能夠常常保持這個境界，就是定慧等學。你要是能保持得住，永遠不能叫它失掉，這是我們常講的，一個修行人的自受用；他受用的時候，別人來請教你問題、來問你，隨問隨答，這是從你定慧裡變現出心心所為他受用。我這個話講了很多遍。變現出的心心所可不是自受用，自受用那就壞了，是他受用；自受用永遠是清淨，這是自受用。他受用，就像《楞嚴》所說的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以無量的善巧方便應機說法，那是他受用。自己永遠住在一真法界，這才叫做妙妙，耳是妙妙聞、眼是妙妙見、舌是妙妙嘗、鼻是妙妙嗅，無有一法不妙。《法華經》稱為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我們講經題的時候也跟諸位說過，無有一法不妙，這妙字很難講。

我們再看底下這句，『心精遺聞』。這個「聞」是能聞與所聞，諸位要曉得，能所是相對的，相對就不是真實的，相對從哪裡出來的？從分別執著出來的。「遺」是什麼？遺是把它擺脫，放下、



捨棄了，就是能聞所聞都沒有了，這是功夫，這也是境界。初學的時候能所一定是存在的，譬如我們開始修，我們學反聞聞自性、學捨識用根，像我剛才跟諸位所講的，二六時中六根在境界上去訓練，這個時候的訓練是怎麼樣？是有能有所。能見能聞的是六根根性，所見所聞的是六塵境界，有能有所、有根有塵，都是對立的。這是離開、解脫、放下了，是不是能聞的根沒有了，所聞的境界也沒有了？不是的。到底是什麼沒有了？心所沒有了。諸位要曉得，我從唯識裡給諸位講，能聞的是心所裡面的見分，能見、能聞、能嘗、能覺、能知的全是見分，所見、所聞、所嗅、所嘗的是心所裡面的相分，把這個離開了。這一離開就怎麼樣？光有八識，與八識相應的心所沒有了；不是根沒有，不是外頭境界沒有了，是說這個沒有了。更進一步、功夫再提升一級，八個識的見相兩分也沒有，這個功夫就高了。這是要相當時間來訓練，你問究竟要多長的時間？因人而異，每個人不一樣，根利的人時間短，根鈍的人時間就長。什麼叫根利、根鈍？簡單的說，分別執著輕的人，煩惱輕，他的時間就短；分別執著重的人，就是煩惱重，他的時間就長，這是每個人都不一樣。

由此可知，你要想真正的修行，斷煩惱是第一樁要緊的大事，不斷煩惱怎麼行？可是想斷煩惱，你得要記住，特別是在寺院裡，要做清眾，這才好修行。清眾就是修行人，執事是護法的，這個諸位要曉得。在從前寺院叢林，那是修行道場，做清眾的人他什麼事情不聞不問，寺廟來了客人他理也不理，看都不看一眼，他心清淨。有些人以為這個廟裡的和尚架子好大，都不理人。不是，有專門接待的，有知客、照客師他們負責接待，有當家住持和尚他們接待，清眾不接待。執事是修福的、是護法的，就是護持這些清眾，讓他們好好的修行。人家那個道場大，一個道場住幾千人，少的也有

幾百人，所以叢林執事一百多個。現在都是小廟，小廟怎麼辦？清眾要兼執事，這個東西麻煩大了，都變成修福，沒有法子修慧。這是我們今天不曉得自己的苦難，我們自己沒有福報，沒有生在有福報的時候，雖然出家還是樣樣都放不下，談什麼修行？

我學佛出家之後一直就是有個願望，但是這個願望一直到今天都沒辦法實現，沒有人發心護持。就是我們有一個道場，出家人統統做清眾，一切執事都由在家人來做。一個寺院裡住持、當家，所有的執事統統一律是在家人，出家人什麼事情不做，那就會有成就。但是現在出家人害怕，「這個廟裡住持、當家都是在家人做，有一天他不高興，把我趕走，我不是糟糕了嗎？」又放不下。連組財團法人還要「我們出家人的人數一定要超過在家人，權力我們才能拿得到」，這還能成就嗎？這還能斷煩惱嗎？在家人把我們趕走，我們走就是了。我們要是好好的修行，他求之不得，他會供養、好好的招待你；我們要是為非作歹、不好好的修行，他把我們趕出去那是活該。何必要提防？何必要操這個心？事情還沒有到，就在那裡分別計較、就在那裡打妄想，怕哪天沒有飯吃、哪天被人趕跑了。你想想看，心裡想這個，他不想道，他不多念幾聲阿彌陀佛、他不想西方極樂世界、不想阿彌陀佛哪天快點接我去，他不想這個，這叫顛倒！正信居士真正明瞭佛法，要真正想修福報，應當要發心護持。在今日發心護持，就得要擔任道場裡面的執事，讓出家人真正在這裡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一心一意的用功，將來擔負起弘法利生的責任。這只是一個願望、一個理想，一直到今天都無法實現。我們道場的確是希望交給在家同修來管理，館長一個人人手不足，所以我們的住眾要幫她忙。如果你們在家同修肯發心代替他們那些職務，讓這些出家人天天可以用功、能夠辦道，不問這些事情，外面人來的時候我們閉著眼睛、招呼也不打一個，成就戒定慧，這是

無量功德。

可是出家人自己也要曉得這道理，心是真清淨。「這個事情不讓我管，那個權力也落到人家手上」，那你糟糕了，你這個聞怎麼能遺得掉？你這個能所如何能擺脫？能所擺脫了，給諸位說，就得一心不亂，在淨土裡講就是一心不亂，而且這個地方的一心是理一心不亂。在家居士這樣供養是真供養，這個福報無量無邊，你供養一個出家人，這個出家人真正得理一心不亂，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你將來決定往生。你想想看，你已經送了幾個人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們怎麼不念著你？向阿彌陀佛說人情也要把你帶過去，「阿彌陀佛，我所以能夠來，承他們幾位護持的，他們對我恩德很大，阿彌陀佛，求你寬容，也得要把他接來」，阿彌陀佛一定答應，也把他接去了，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是阿彌陀佛，我也會答應，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。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沒有人護持很難，為什麼？你要分心，心不在道。還是要這樣下去，出家、在家兩邊都要吃虧，為什麼？兩邊都不成就。如果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出家人真正能放下，在家同修能夠負起護持的責任，兩邊得利。

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那些精舍道場全是在家人主持，出家人沒有家，這個家是別人的、是在家人的。出家人是什麼？在家人請來供養的，沒有家，是請你到這邊來弘法利生的。好比學校一樣，在家人是這個學校的董事長、董事、董事會，是有所有權的。出家人在這裡是教員，教員是人家聘請來的，你教得好，我繼續聘你；教得不好，教了一個學期解聘了，你到別的地方去。目前的確事實上有障礙存在，使我們沒有辦法如理如法的修學。如果在大眾當中，清眾兼執事而能夠成就的，這是大善根、大福德，這不是普通人。換句話說，根本智跟後得智他是同時在修，同時在完成，這是非常手段，當然也得非常人才能成就，不是一種普通正常的手段，

換句話說，也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。今天我們佛教修學為什麼不能成就？你要把根本的原因找出來，就好像治病一樣，他的病根在哪裡？他的病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找到之後就可以對症下藥。治不了別人，至少可以治自己；縱不能利他，能夠得到自利。這些修學基本的大道理，我們要是不能夠透徹的理解，你的功夫沒法子用，一般所謂功夫用不上力。

「心精」就是本覺，也就是佛在此地所講的「如來藏性」，在淨土法門裡就是理一心不亂。理一心當體是絕待的，它不是相對的，能聞所聞是相對的。離開相對的，絕待的性體現前，就是禪家所說的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」，此地的「心精」就是靈光，這是六根的根性，在眼叫見性、在耳叫聞性，它顯現出來。這個境界在禪家叫明心見性，遺聞就是明心，心精就是見性，就是明心見性。

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，成一圓融清淨寶覺』，這兩句意思是說，既然你的心性完全透出來，念佛人講，你已經證得理一心不亂，這個時候六根的作用圓融，所謂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。因為有能所對立，所以六根不能互用；到這個時候能所離開，六根互用。這在我們一般人講有神通，不但眼可以見，耳朵也可以見；不但耳可以聞，同時鼻子也可以聞、鼻也可以聽，六根互用。為什麼？因為六根之體是一個，是一體不是二體。這就是本經裡面所說的，「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諸位從這個地方也就理解，你自己念佛功夫到一心不亂了；你要是真正到證得理一心不亂，六根互用。六根互用了不起，後面有人來了你也看得清楚，眼睛長在前面沒長在後面，為什麼能看見？頭是身根，眼能見，身也能見，全身都能見，就有這個能力，你才真正是理一心不亂。你要是沒有到這個境界，你說你是理一心不亂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是屬於增上慢，不是你自己真正的境界。

到你六根互用的時候，這是理一心不亂，這個時候是明心見性，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的，一根返源、六根解脫，再不拘於本根了。譬如我們平常的眼見，見是屬於眼根，本根是眼；聞的本根是耳，到這個境界之後就不必了，六根可以互用，每一根都有見聞覺知嗅嘗的作用，根根都有這個作用。所以才叫做「見聞覺知不能分隔」，到這個境界也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的一真法界。迷的時候，六根起六種不同的作用；悟的時候，這六個成一根、起一個作用，六根統統起一個作用，一才是真的，六是虛妄的不是真的。《起信論》裡面講的本覺，是本妙之體，到這個時候現出來的相是圓融交徹的互用，這個才叫做圓融，「成一圓融」，無障無礙。清涼大師講《華嚴》，所說的四種無礙，事無礙、理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一真法界就是無障礙的法界。我們看《四十華嚴》，就是《普賢行願品》這個品題，四十經裡這個題目是具足的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，解脫境界就是無障礙的境界。有障礙就不能叫解脫，無障礙才叫清淨，清淨就是無礙，有障礙就不清淨。

「寶覺」，寶在此地是個形容詞、是比喻，好像世間的珍寶，它有價值、它有作用。在此地比喻「成一圓融」，覺性的作用廣大無邊，我們讚佛講萬德萬能、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才稱之為寶覺，在如來果地上是圓滿的，在見性的菩薩上是分證的，像《華嚴》裡面所說的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們都有，地位愈高的愈接近圓滿，地位愈低的能力就愈小。能力雖然小，諸位要知道，都不是凡夫、小乘、權教菩薩所能夠比的，統統比不上，因為人家的確是離開能所，這是六根解脫，權教、小乘都沒有到這個境界。這一段所講的，實際上這一段文很長，我們今天才講這幾句，這幾句的境界如果從《仁王經》上來講，是寂滅忍的境界。寂滅忍在《仁王經》裡有上中下三品，下品是法雲地的菩薩，就十地菩薩，中品是等覺菩

薩，上品是如來果地。所以這個境界是寂滅現前，生滅寂滅的境界，才有這樣殊勝的大用隨緣、自在成就。菩薩向下再說，說他這個功德，這就是我們常講的萬德萬能。

『故』，「故」就是因為前面這個緣故，所以前面特別著重在「初獲」的初字，也就是說明他用功的方法。《楞嚴經》我們講過很多次，「觀世音菩薩圓通章」講的次數特別多，由過去到現在，我們是愈講愈細、愈講愈精，你們諸位找到從前的錄音帶拿來對對看，你就曉得了。現在我們是自己道場，不受時間限制，所以我們有的是時間可以細說。細講這種機緣非常的難得，希望大家要能夠把握、要能夠珍惜，講得愈細，我們愈容易明瞭，對初學的人是愈有利益。『我』是觀世音菩薩自稱，『能現眾多』，「眾多」實在是無量無邊，『妙容』就是隨類化身，前面講的三十二應身，這一句說的化身，無量無邊的化身。『能說』這是講說法，『無邊祕密神咒』，諸位一聽「神咒」不要就以為是咒語，所有的經都叫做神咒，神就是神奇。「無邊」這是多，「祕密」這是講深密，是凡夫、外道、權教、小乘都不知道的。像佛講一真法界、講一心不亂、講三細六粗，都是權小二乘所不曉得的，這都稱之為「祕密神咒」。這就是說明菩薩不可思議的圓融清淨，所以才能夠在十法界無量無邊剎土，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、應化無方。這句是總說，底下是分別來講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